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十一期

目 錄

- 中國古代的樹皮布文化與造紙術發明.....凌 純 聲
- 九歌中的水神與華南的龍舟賽神.....文 崇 一
- 秀姑巒阿美族的親屬稱謂制.....劉 斌 雄
- 馬太安阿美族之人口與家族.....陳 清 清
- 臺灣阿美族的樂器.....凌 晏 立

中華民國五十年春季

臺 灣 ·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十一期

本刊年出兩期，全年國內新臺幣六十元，國外美金四元。零售每本新臺幣三十元。

Published semi-annually. Foreign subscription: US\$ 4.00 a year.

- | | |
|---------------|--|
| 出版者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 編輯者 |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
| 發行者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 印刷者 |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
| 代售處
AGENTS |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彙文堂書店
日本京都市中京區寺町通丸太町南入
一誠堂書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の七
PARAGON BOOK GALLERY
140 East 59th Street, New York 22,
N. Y., U. S. A. |

中華民國五十年春季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umber 11

Spring 1961

CONTENTS

- Bark Cloth Culture and the Invention of Paper-Making
in Ancient China.....SHUN-SHENG LING....29
- The Water Gods and the Dragon Boats
in South China.....CH'UNG-I WEN...121
- Kinship Terminology of the Siukuluan Ami.....PIN-HSIUNG LIU...155
-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System of
the Vataan Ami.....CHING-CHING CHEN...182
-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Ami Tribe.....MARY LING...217
-

An English summary is given at the end of each article in Chinese.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十一期

目 錄

- 中國古代的樹皮布文化與造紙術發明……………凌 純 聲…… 1
- 九歌中的水神與華南的龍舟賽神……………文 崇 一……51
- 秀姑巒阿美族的親屬稱謂制……………▲……劉 斌 雄……125
- 馬太安阿美族之人口與家族……………陳 清 清……157
- 臺灣阿美族的樂器……………~~凌 曼 立~~……185

中華民國五十年春季

臺 灣 · 南 港

中國古代的樹皮布文化與造紙術發明

凌 純 聲

一、前 言

- 二、中國古代的楊布答布都布納布
- 三、古代華北的楮冠與江南的穀布衣
- 四、樹皮布在中國古代的地理分佈
- 五、在蔡侯紙發明前的楮紙與絲紙
- 六、漢書的赫麻書即爲樹皮布紙
- 七、蔡倫發明造紙術與樹皮布文化
- 八、後 語

一、前 言

民國四十七年夏，本所承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之推薦，得哈佛燕京學社的補助，舉行臺灣花蓮縣光復鄉馬太安社阿美族的民族學調查，這是一個訓練計劃，所以參加的人員，多數是民族所的助理員及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高年級學生。小女曼立利用暑假亦加入此項工作。她擔任阿美族的衣服，飾物，紡織，編織等項調查。在她調查衣服的原料時，發見馬太安社老年人中，尙有人見過樹皮布，並且還有人能記憶清楚其做法。當時她祇問了一個大概。調查回來後，她告訴我此事，我對她說此一發見甚爲重要，這一現已消失的樹皮布文化，幸而老人尙在，應快去做復原工作。所以在民國四十八年的年假，她又兩次赴馬太安社作補充調查時，都順便繼續此項工作。所得資料對於製造樹皮布的過程與技術紀錄得相當的詳細。因此鼓勵她將這部份材料提出來，先行整理並與環太平洋其他地區的樹皮布做一番比較研究，作一專題發表。本文可說是著者指導她研究和寫作臺灣與環太平洋的樹皮布文化論文的副產品。因爲環太平洋地區當然應包括中國一區在內，但中國古代有關樹皮布的材料，文獻散載古籍，當初她已搜集一部份資料，但繼續再找頗感吃力，而費時太多。因此

著者利用她所得材料，繼續搜求與研究，先完成中國古代的樹皮布文化，以補她文中所缺的中國地區。又同時發現中國漢代蔡倫對於造紙術的發明，是受樹皮布文化演變而來的影響，著者再繼續研究，這是本文命題的由來。

樹皮布文化的地理分佈甚廣，其區域西起非洲西部，東經東南亞洲，太平洋諸羣島，而達中南美洲。現代民族學家多數以為這一文化特質，是起源於東南亞，而後東西分道傳播至美非二洲的。西洋的人類學者很少兼治漢學，不能在中國古文獻中找資料，所以多數不知中國古代不僅華南，甚至在華中與華北亦有樹皮布文化，如西方的人類學同工，讀到本文以後，他們對於樹皮布這一文化特質起源的觀點和理論，應當有所改變。

造紙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中西學者已有不少人研究過這一問題，紙是後漢蔡倫發明的，史有明文；但在蔡倫之前，已有幡紙，絲紙和赫蹠書的薄小紙的問題，中外學者迄今尚在爭論未得解答。國內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同仁中，在近三十年來，就有三位先生發表三篇與造紙術發明有關的重要論文：姚從吾（士鰲）的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勞貞一（榦）論中國造紙術的原始，李書華（潤章）造紙的發明及其傳播。他們多討論到蔡倫以前的紙，尤其是漢書所載赫蹠書的問題，三位的意見不一，著者現在提出新的解答，西漢時的赫蹠書，應劭注作薄小紙，就是中國古代的樹皮布，亦即陸璣詩疏所說的穀布紙，這種紙或稱布，在蔡倫之前早已存在，蔡倫不過利用古代造絲紙和穀布紙的兩種方法合併，原料方面本來用動物纖維之絲，代以植物纖維而已。所以要明瞭蔡侯紙或稱真紙的發明，必須先研究中國古代的樹皮布文化。

二、中國古代的榻布荅布都布衲布

樹皮布在馬來波利尼西安語 (Malayo-Polynesian) 或南島語 (Austronesian) 中稱為 *tapa*，臺灣土著族的語彙中亦有 *tapas*, *tapal*, *tariḗ* (*vi* 為接中語), *tapes* 等語⁽¹⁾與樹皮布有關，使吾人感到驚異的，中國古代稱樹皮布亦同此名，雖文字上有榻布，荅布，都布，衲布諸名，都可說是 *tapa* 一語的同音異寫，或因時代先後或地域

(1) 鹿野忠雄 1946, p. 317.

的不同而生的差異。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六九云：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

在汲古閣刻本的史記，榻布之榻作榻，這是值得注意的。又在前漢書卷九一貨殖列傳第六一云：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

上段文字除榻寫作答字外，可說是與史記的完全相同。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列傳第十四云：

公孫述稱帝於蜀，馮異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

但在東觀漢記卷十二列傳第七馬援傳云：

為援制答布單衣，交讓冠。

東觀漢記與漢書均為班固所著，故多用‘答布’，至范曄時始作都布。至在宋書中又稱納布，宋書卷七一列傳第三一徐湛之傳云：

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由上錄可見自前漢至劉宋樹皮布之名已有四種。古來注家如三國魏孟康漢書音義注答布云：“答布，白疊也”。劉宋裴駟史記集解注榻布亦云：

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

至唐初顏師古漢書注答布云：

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答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非也。

顏氏雖言榻布非白疊，而為麤厚之布，但亦未能說明是何種布類。直至明清注家對榻布是否為白疊，尚在爭論，莫衷一是。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的通雅卷三七云：

榻布，即答布也。馬援都布單衣，注即答布。郝氏引史記貨殖傳榻布，注榻布白疊布。……按榻即答，番布之稍粗者。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五云：

附案：榻乃答之譌。師古云：麤厚之布，非白疊也。晉書王沈傳：拉答者，有

沈重之譽，可參。

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三四云：

答布按上言細布，則知是麤布。其時白氎未入中國故孟康之說非也。答布即納布，宋書徐湛之傳，高祖微賤時，伐荻有納布衣襖，以付長公主。柳元景傳薛安都著絳納兩當衫，納即納之異。

王先謙漢書補註卷六一云：

顏氏家訓云：醕者多饒積厚之貌，與答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答醕二字同託合切，與榻音亦相近。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木棉考：

木棉有木本，有草本。其爲布初見者史記貨殖列傳榻布千石，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三國志東夷傳云：倭人男子露紵，以木棉招頭。

由上可見史記的榻布即漢書的答布，洪頤宣曰：“史記作榻布，齊民要術卷七引漢書亦作榻布千石”。答布又作都布，後漢書馬援傳的都布，在東觀漢記同傳作答布。宋書的納布，沈欽韓以爲納布即答布。此榻，答，都，納布，明明同爲一物，可能是因時代的先後而異寫。又榻布究爲何種布類？孟康謂是白疊，顏師古謂非白疊而僅是麤厚之布，方以智則以爲番布之稍粗者，其他注家皆無創見。方氏以榻布爲番布，可見榻，答，都，納爲番名之漢譯也。中國古代注家近兩千年來，未知榻布答布等究爲何種布類，雖方以智認爲榻布爲番布之稍粗者，其說稍近事實，然亦未能明言榻布爲樹皮打成之布。

日本學者那波利貞在1923年著榻布考一文，他的結論說：

日本的古語習慣將楮柎布稱做 *tahu*，古習慣常常將此語相當於漢字的榻布答布，此可能對秦漢人之楮柎布，俗稱的 *tahu*，在很早就傳到日本，而漢書的答布，就是楮柎布，也即用楮柎所織的織物⁽¹⁾。

國分直一氏在他所著東亞古代之 tapa 文化文中對那波氏認爲答布與楮柎布同是織成之布不能同意，他說：

(1) 那波利貞，1923, pp. 28-29.

筆者認為並非織物，而是以毡氈法 (felting) 的手續 (process) 打成的樹皮布即 *tapa* 布⁽¹⁾。

國分氏的結論是正確的。又三宅米吉氏的栲布考文中也說：

take 與 *tapa* 相似處有四項：原料同一，名稱相似，形質用法相近，製法亦同。⁽²⁾

後藤守一氏在服裝史概論文中也認為 *take* 是 *tahu*，他說：

栲布是拷布之誤，拷為打之意，拷布為打成之布的意思，此或我國最古的衣料也說不定⁽³⁾。

此栲布為拷布之誤，與前引在汲古閣刻本的史記楊布之楊作揚，同一意義，揚亦打之謂也。故中國古代的楊布、答布等，為日本的栲布 *tahu* 或 *take*，與今太平洋區的南島語中的 *tapa*，同是以樹皮打成之布。其名稱相同及其由來，詳見後說。

三、古代華北的楮冠與江南的穀布衣

史記的楊布與漢書的答布，是住在中國南方的南島語系遺民，苗蠻等族稱樹皮布的名詞，直接音譯而來的，在下文第六節將詳細討論。但在古代中國華北及江南則稱樹皮布謂楮布或穀布，早用以做衣冠。如漢初韓嬰的韓詩外傳卷一有云：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憲，孔子弟子，公元前第六世紀時人，當時用楮皮為冠，故曰楮冠。毛詩小雅鴻雁鶴鳴：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註：“其下維穀”：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布紙，長數丈，

(1) 國分直一，1953, pp. 51-52.

(2) (3) 國分直一，1953, p. 49 引。

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陸機三國時吳人，生於公元後第二世紀，時江南人積樹皮爲布。至於‘擣以爲紙’，在下文再討論。此後以樹皮爲衣冠，常見於史志。如後漢書卷一一三周黨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著短布單衣，穀布綃頭，待見尙書。注曰：以穀樹皮爲綃頭也。

又東觀漢記卷十六周黨傳：

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布幪頭待見，尙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以是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也。

范書的綃頭，漢記的幪頭，又名幪頭。綃頭詳解見向栩傳注後漢書卷一一三云：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爲被髮，著綃頭。注曰：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其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集解惠棟曰：方言云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幪頭；廣韻云：斂髮謂之幪頭，亦作幪。

所謂幪或幪頭，斂髮之巾也。古樂府有云：“脫帽著幪頭”。綃頭或以糸爲之，穀布綃頭，以穀樹皮布爲綃頭。絳綃頭或以穀樹皮布染紅色做的綃頭。

自南北朝以至隋唐，楮皮冠或穀皮巾在華北一直沿用，如梁書卷五一張孝秀傳：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

又南史卷四九劉訐傳云：

訐常著穀皮巾，披衲衣，……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

至唐蘇恭的唐本草（李自珍本草綱目卷三六引）

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今人用皮爲冠者。

上言以穀樹皮爲巾或冠，冠之形制雖不可知，至於巾，今阿美人所製樹皮巾的標本四件⁽¹⁾，製作很簡單，剝取樹皮熟搥成巾而已。

(1) 凌曼立，1960, p. 329

至於樹皮製衣，始見於上引陸氏詩疏謂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劉宋陶隱居名弘景（456—540），名醫別錄（本草綱目卷三六引）云：

陶隱居云：楮卽今穀樹也。穀音構，南人呼穀紙亦爲楮紙，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

明李自珍本草綱目卷三六云：

楮，按許慎說文言楮穀乃一種也。不必分別，維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葉無極，又，三月開花結長穗如柳花狀，不結實，獻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葉有極，亦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種樹並易生，葉多灑毛。南人剝皮搗煮造紙，亦緝練爲布，不堅易朽。

由上所錄，可見中國人在公元前六世紀時，有用穀樹皮爲衣冠的記載。然以樹皮爲衣冠的文化，必早就存在，如禹貢的島夷卉服，如依明鄺露赤雅卷上卉服條的解釋云：

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句芒布。

則島夷的卉服，亦可包括樹皮布在內。至於樹皮布文化在中國境內，繼續存在，直至今現在尙未完全消失。

四、樹皮布在中國古代的地理分佈

中國古代樹皮布的名稱，有榻布，答布，都布，納布，楮皮布，穀皮布等名。此外尙有寶布，幪布，斑布，筒布等可能亦是樹皮布。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列傳，槃瓠種的武陵蠻：

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蘭，語言侏離。……秦始皇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爲寶布。巴郡南郡蠻，……其民戶出幪布八丈二尺。說文：“幪，南郡蠻夷寶布，从巾家聲”。照許慎之說，寶幪是一物。上引後漢書所載蠻夷之布，‘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寶幪爲木皮布，可無疑問。

至於斑布，其名或起於後漢書的‘衣裳斑蘭’，指樹皮布上的文飾而言。又如如唐本草的楮之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而來。筒布，或如揚雄蜀都賦：“筒中黃潤，一端數金”。司馬相如凡將篇：“黃潤纖美，宜制禪”。黃潤或爲筒布中的上品。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以此注馬援傳的‘都布單衣’。可見筒布即都布，又太平寰宇記的都落布可能同是樹皮布。

現在敘述古代樹皮布的地理分佈，多取材於古文獻上所記樹皮布的產銷地區，所謂產即出產樹皮布之地，銷以樹皮布為衣冠，而未明言是土產。在上引錄的文獻中有關地理分布者，如韓詩外傳的‘原憲居魯，楮冠黎杖’。陸機詩疏的‘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後漢書馬援傳的‘公孫述稱帝於蜀……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又周黨傳：‘太原廣武人，著穀布綃頭’。宋書徐湛之傳，‘初高祖（劉裕彭城人，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徵時，有衲布衫襖等衣’。梁書張孝秀傳，‘南陽宛人，常冠穀皮巾’。南史劉訐傳：‘常著穀皮巾，披衲衣’。陶隱居云：‘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以上所錄樹皮布產銷之地，已有魯，江南，蜀，廣武，丹徒，南陽，武陵等地，其分佈地區稍偏於華北與華中。

下文繼續記述樹皮布地理分佈偏於華南，材料的排比依時代的先後。裴淵廣州記（御覽卷九六〇引）曰：

蠻夷取穀皮熟槌為褐，裹髻布，鋪以擬履。

顧微廣州記（御覽卷八二〇引）曰：

阿林縣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為布，輒滑甚好。

阿林縣，漢置，宋省。故治在今廣西桂平縣東。郭義恭廣志（御覽卷七九一引）曰：

墨婁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為衣。

唐樊綽蠻書卷四：

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為窠穴，謂之野蠻。其男女遍滿山野，亦無君長。作攜欄舍屋，多女少男。無農田，無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

在唐元和八年(813)刊行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江南道六：

溱州貢賦，開元貢茄子，楮皮布，紵布，黃蠟。

唐置溱州，故治在今四川綦江縣南，接貴州桐梓縣界。開元唐玄宗年號，紀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年，當時溱州的楮皮布列為貢品。同書卷二六江南道二：

處州貢賦：元和貢緜，紵布，麻布，樹皮布，小綾，紗，絹，緜絨。

隋置處州，在今浙江麗水縣東南七里。元和（806—820）唐憲宗年號。可見中國在西元第八、九兩世紀，內地的四川，和沿海的浙江，多產樹皮布，品質必甚精美，故能列入貢品。

至宋初，樂史所撰太平寰宇記卷八八，劍南東道七云：

昌州土產：班布，筒布，今貢絹。

同書卷一四一，山南西道：

商州土產楮皮布。

卷一四七山南東道：

峽州風俗：士女事麻楮，不事蠶桑。

卷一五九嶺南道三：

端州風俗：有夷人，織蕉、竹、紵、麻、都落等布以自給。

卷一六四嶺南道八：

康州土產都落布。

卷一六七嶺南道十一：

容州陸川縣：白石山，色潔白，四面懸絕上有飛泉瀑布，下有勾芒木，可以為布，俚人斫之，新條更生，取皮績以為布。

卷一六九嶺南道十三：

瓊州風俗：有夷人號曰生黎，巢居洞深，績木皮為衣。

太平寰宇記是第十世紀，宋初中國地理，當時樹皮布的地理分佈：昌州在今四川的昌大足等縣；商州今陝西商縣；峽州在今湖北宜昌縣境；端州即今廣東高要縣；康州即今廣東德慶縣治；容州陸川縣在今廣西有容縣與陸川縣，瓊州在今之海南島。宋初樹皮布的分佈，約言之北起自陝南，中經四川兩湖而兩粵，迄於海南島。

又宋朱輔的溪蠻叢笑圈布條云：

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犵猪取皮績布，繫之於腰，以代機經緯，匝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

上文所錄恐有訛誤，至於‘犵猪取皮績布’，文義雖不確言是否為樹皮布，取皮績布當

是製樹皮布法。又同書點蠟幔條云：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缸渲染，名點蠟幔。所謂‘以蠟刻板印布’，很像現在太平洋區的樹皮布文飾中的鏤空花板(stencil)製法⁽¹⁾。宋代的溪蠻，即漢之五溪蠻地，早以產樹皮布著稱。

在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三三〇的黑獋濮‘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為衣’，此段與前引晉郭義恭廣志文同。又卷三三一黎峒條云：

黎峒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珠崖環海，豪富兼併，役屬貧弱，婦人服細綆，績木皮為布。

此外在元代的貴州 (Cuiju) 或敘州尚有樹皮布的記載。馬可波羅遊記第五十九章：

居民用某種樹皮做布，甚麗，夏季衣之。

上引的原文是：“They manufacture stuffs of the bark of certain trees which form very fine summer clothing”⁽²⁾中國學者多數以為布由紡織而成，所以馮承鈞氏不譯 manufacture 一字為‘做’而譯為‘織’⁽³⁾，殊不知既稱樹皮布，製作不用織而由槌打而成。

迨明清兩代，中國樹皮布的分佈，僅在邊徼的滇桂等省及沿海的海南臺灣等島尚能保存這種 *tapa* 文化。

如道光雲南通志稿卷一八七南蠻志：

野蠻，舊雲南通志云：居無屋廬，夜宿於樹巔，赤髮黃睛，以樹皮毛布為衣，掩其臍下。在茶山李麻之外，去騰衝千餘里。舊志稱尋甸巖谷野蠻以木皮蔽其身。

照上錄則雲南有兩種野蠻，一在極西；又一則在東部，尋甸縣在昆明東北約二日程，所以舊志疑其有誤。

在清代廣西種人風土的記載雖多，然用樹皮布為衣的著錄則甚少，如嘉慶廣西通志卷一七八云：

(1) 凌曼立，1960, p. 340.

(2) Yule, 1926, p. 124.

(3) 馮承鈞，1935, p. 508.

全州西延洞皆獠人居，以布線頭，紅布者曰隘獠；青布者曰令勾獠；績木皮爲鎧曰狗獠。

又同書同卷有永福縣：

有白獠，居毛峒里定二里，衣縞素，以錫飾笠頂，望之皆白，故名；亦稱木皮獠。

獠名木皮獠，最可能的解釋，以樹皮布爲衣料，故稱木皮；又或永福獠人，多用木皮爲屋，因此得名。‘績木皮爲鎧’或與古代的紙甲有關，詳見另文。又粵西叢載卷二十一引梧潭雜佩云：

嶺南人當有媿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鞋，真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耶。

上錄中的‘衣者竹皮’，Eberhard 氏以爲亦是樹皮布的一種⁽¹⁾，著者懷疑竹皮不能製布，在幼年曾見先祖父的竹製汗衫，以長一公分半，徑兩厘的細竹節，穿線結成方格形的汗衫，穿在長衫內可以禦汗使外衣不溼。

至於海南島的黎人的樹皮布，清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九冊廣東下所載黎人的短衣名黎桶或即樹皮布所製。臺灣的樹皮布在本世紀初尙存，直至現在這一文化特質尙不能說完全銷失，詳見凌曼立文。

由上可見，樹皮布文化在中國的起源甚古，可能早至石器時代，與印紋陶同時存在，在用麻絲紡織之前，如在史前考古學上能找到槌製樹皮布的石棒(bark-beater)，則今分佈在整個太平洋區的樹皮布文化，可以假定是起源於中國的。但在目前我們至少可說，如前引文獻上的原憲楮冠黎杖，在公元前第六世紀，尙在用樹皮布做衣冠。且此一文化在中國境內繼續存在，不過自華北逐漸向南經華中而至華南，直至二十世紀初葉在中國的邊徼地區及沿海島嶼還能找到這一文化特質。

五、蔡侯紙發明前的幡紙與絲紙

在第二世紀初年(105)蔡倫發明造紙術，但在其前中國已有幡紙、絲紙，又有名赫曉的薄小紙。因此古今中外研究紙史的學者，有不少人懷疑紙不是蔡倫發明的。本文的主旨在題文上已表明白，而要研究蔡倫發明造紙術是受中國古代有悠久歷史的樹

(1) Eberhard, 1942, p. 277.

皮布文化直接影響的，以往學者忽略了此點，以致聚訟紛紜，迄無定論。著者現擬對於此懷疑的問題，試予以總解答，將蔡倫以前的三種紙，一一研究清楚；再進而研討蔡倫所以能發明造紙的原因，並確定蔡侯紙在中國紙史上已是第四種紙了。

外國的漢學家和科學家，研究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論文已不算少；但在歷史方面的鑽究，遠不如國人的淵博。國內學者姚從吾勞貞李潤章三位先生近三十年來先後發表造紙發明有關三篇重要論文，多論及蔡倫發明造紙以前的紙，然皆未提到樹皮布。民國三十七年勞氏發表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一文的結語說：

綜所述，關於紙的發明一件公案，可以作下列的假定：

甲、早期的紙是用絲絮黏成的，也就是所謂赫蹏，在西漢的晚年已經有了。

乙、在明帝時經傳已經用紙來寫，這當然不是薄小紙的赫蹏，而是赫蹏以外的紙，很可能已經用絲以外的材料造紙了。

丙、到和帝的晚年，蔡倫為尚方令，始採用魚網造紙之法。因此造紙之法更加進步⁽²⁾。

照上勞氏之說，中國在西元一〇五年時，已有用三種質料不同所造的紙：一是用絲絮黏成的赫蹏，可稱為絲紙；二為用絲以外的材料造的紙；三即蔡倫用魚網所造之紙。如再加上古用絲織成織帛的幡紙，則早在第二世紀初年，中國已有四種質料不同的紙了。

民國四十四年李潤章先生發表造紙的發明及其傳播一文，他將中國古書中記載蔡倫造紙以前的紙，錄出四處：

(一)三輔故事：‘衛太子（太子據）大鼻，（漢）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惡大鼻，當持紙蔽其鼻而入；帝怒’。

(二)前漢書（卷九下）外戚傳，敘述漢成帝趙婕妤好時，有‘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的記載，事在元延元年（西元前一三年）。應劭（西元二世紀末三世紀初）曰：‘赫蹏薄小紙也’。宋蘇易簡文房四寶（西元九八六年著）引孟康曰：‘赫蹏

(1) 本文自第五至第七節，原為一節，題為蔡倫發明造紙術與樹皮布文化，後因太長分為三節。故行文有時重複，因付印時促不及改寫，特此註明。

(2) 勞幹，1948, p. 495.

染黃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兩種解釋各不同。宋史繩祖（約西元十三世紀上半期）學齋佔畢推論說：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

（三）後漢書（第六六）賈逵傳：‘建初元年（西元七六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材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竹簡及紙）經傳各一通’。

（四）後漢書（第十三）和熹鄧皇后傳：‘（和帝永元）十四年（西元一〇二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至冬立（鄧貴人）為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

根據上錄的史實，李氏綜合解釋說：

照以上這幾個記載看來，似乎是不但蔡倫造紙以前的東漢時代已有紙，而且遠在蔡倫以前約兩百年的漢武帝時代亦已有紙。所謂‘持紙蔽鼻’之紙，及‘簡紙經傳’之紙，與所謂‘薄小紙’的‘赫蹏書’，或‘歲時但貢紙墨’之紙，既均在蔡倫上奏造紙以前，照蔡倫傳的解釋，均應為縑帛。然根據說文，蔡倫以前已有絲紙，則三輔故事及前後漢書所載蔡倫以前的紙，似應為絲紙。

又李氏與勞氏一樣，懷疑蔡倫之前，除幡紙與絲紙外，尚有第三種紙，但他較勞氏進一步，假設‘以植物質試驗作紙’，他說：

除了幡紙（縑帛）與絲紙以外，在蔡倫以前或者早就有人以植物質試驗作紙。但完全作成功的却是蔡倫。蔡倫所發明的紙，與以往的紙完全不同，所以稱為蔡侯紙。後來省去‘蔡侯’二字，直稱曰紙。

由上可見李氏的‘以植物質試驗作紙’之紙，亦即勞氏的‘用絲材料以外的材料造的紙’，著者稱之為‘蔡侯’紙之前的第三種紙，這種紙可名之曰樹皮布紙，或簡稱樹皮紙。所以我們研究蔡倫造紙的發明，應先知道由幡紙，絲紙，而樹皮紙演進的歷史，始能明瞭蔡侯紙亦即真紙，是經過長期演變進步逐漸成功的。

幡紙 王隱晉書曰：

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紙今帟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即名幡紙，此形聲也。

又初學記三十一紙部敘事：